

跨度

长篇小说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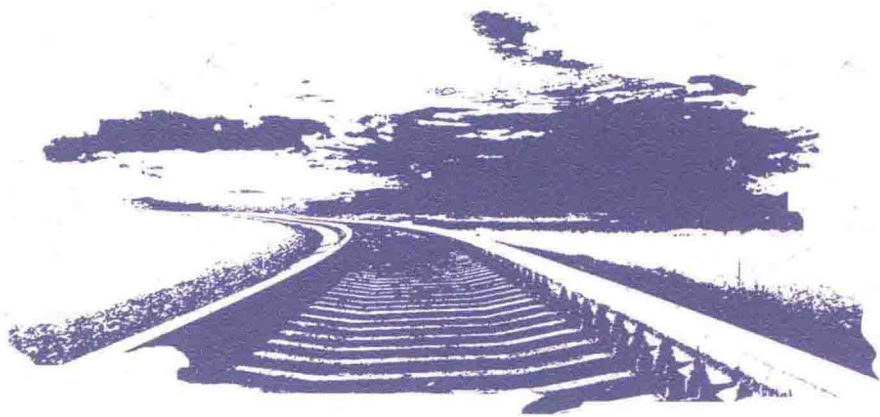
王鸿达◎著

站台

长篇小说

王鸿达警事长篇系列

感人的警察故事
难得的人生传奇
车站。站台。讲着如同台词的语言
生活。生命。流着用以养命的鲜血
这座文字的建筑里
这些来来往往的人
我们可曾看到，这些人
把平凡铺得到处都是
把伟大藏得又深又远
这些常常一言不发的人啊
他们又是多么不容易



中国文史出版社

跨度

长篇小说文库

站台

王鸿达◎著

长篇小说

王鸿达警事长篇小说系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站台 / 王鸿达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7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6207 - 8

I. ①站…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1802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0.25 字数: 22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刘家友领着新分配来的民警王文生从分局回到所里来的时候，第一场冬雪就下来了，飘飘扬扬的。烟气蒙蒙的车站广场上空天色阴霾。正是下午傍下班的时候，从天桥上走下来，热热闹闹的雪花直往行人脸上撞。穿过广场来到东侧两幢古旧的黄砖房前，院子里影影绰绰立着两个人在说话，走近了才看清是副所长林恒和内勤孙雪云。两个人的肩上都扛了一肩的雪，站在那里也不知多久了。

“回来啦，刘指导员。”两个人打雪幕里探过头来。

刘家友便把王文生给两个人介绍：“这是新分到咱所来的警校生王文生。”

两个人听了隔着雪向他伸过手来。

王文生则规规矩矩给两个人敬了礼。

刘家友叫内勤孙雪云去库房拿一套新行李放在宿舍里，孙雪云照着去做了，转身走进了对面的一间铁皮板房里。

天色模模糊糊地黑了。

林恒站在那里跟刘家友说了一句：“我有点儿事，先走了。”

“你去吧。”刘家友头也没抬地说。

林恒转身走了两步，想起来什么似的又回过身来瞅着王文生说：“警校的校长还是杨子善吗？”

王文生依然规规矩矩地回答他：“是。”

林恒眨了眨眼睛，说：“这个杨瘸子，干得还挺长久的。”说完就掉头匆匆走去了。

王文生站在房檐下的雪幕里有点儿发愣，没明白走去的这人

说的是什么意思。后来在晚上跟刘家友去吃饭时，才从他嘴里知道，林恒和孙雪云两个人也是从王文生毕业的那所警校出来的，只不过比他早毕业五年，想想还是校友哩。而这个小个子刘指导员则是部队转业出身，老家是城郊乡下农村的，老婆至今还在乡下，他一个人在所里住单身宿舍。

已过了下班时间，派出所里的人都已走光了。刘家友和王文生站在门口房檐下等了一会儿，听见院子里派出所那间暗室兼库房的铁皮板房里传出来异样的响声。刘家友就问刚才从那里面走出来骑车要离去的孙雪云：“是谁在里面？”孙雪云说：“是分局刑警队的王队长和小梁子。他俩刚才在车站抓了一个洗皮子的（指偷钱包的）。”刘家友听了想到离开的林恒，林恒是不愿见王国田才说有事先走的。林恒以前在分局刑警队干时和王国田同为刑警队副队长，王国田提升队长后，他因为与王国田闹不和才被调到站前治安派出所来。

刘家友朝铁皮板房走去，王文生也跟了过去。不过没等走到铁皮板房门前，就听到紧闭的门里传来了很粗野的喝骂声和沉闷的拳击声，叫王文生想起了在警校练习拳击用的沙袋。他突然有点儿惶惑不安地瞅瞅刘指导员。刘家友像什么也没听到，摸出了钥匙，打开了暗锁反锁着的门。

门打开了，黑漆漆的屋子里面，门边有人气咻咻地问了一句：“谁？”

“是我。”

“噢，是刘指导员……”

那人听出是刘家友，口气缓和了下来，叫把门关上。

雪花扑扇着从门缝跟了进来，刘家友关严了门，顺手打开了头上吊着的一盏十瓦小红灯泡，里面的人影慢慢显出来。坐在门边一把椅子上的这个人就是王国田，国字脸，浓黑眉，笔直的鼻子，着一身哗叽中山便装。隔着一张桌子，在里边挨着蹲在地下那团身

影站着的是一个精精瘦瘦的年轻人，剃着平头，脸上透着一股文静之气。他不太自然地与王国田对视了一下，又把目光朝刘家友身后的王文生望过来。刘家友给他俩介绍：“这是我们所新分配来的民警王文生。”小梁子移去了目光。王文生在分局帮忙时是见过王队长的，只不过从来没说过话，也不能算正式认识，而小梁子这个人他好像没见过。

屋里一时沉默了下来。听风声在铁皮房顶吱吱刮过，板房里有些冰冷。

“有什么事叫我一声。”刘家友瞅瞅王国田又瞅瞅小梁子，说了一句，和王文生退了出来。

刘家友带王文生过铁路公寓食堂去吃饭。铁路公寓在车站的东南角上，是一幢老式的黄色二层砖楼。在这里吃饭的都是倒班的铁路职工和一些住在公寓里的单身职工。有和刘家友认识的就同他打招呼，还有人朝王文生身上看。食堂伙食还不错，除了几样炒菜外，还有热鸡蛋菠菜汤喝。热鸡蛋菠菜汤喝下肚去后，冰凉的身子就暖和了起来。

吃完饭回来，王队长和小梁子还没有将那人审完，从那间板房里传来断断续续的问话声，和白铁皮房檐上模糊不清的风雪声混合在一起……

他俩回到宿舍，刘家友又过去了两趟。快到夜里十点钟时，刘家友有些困倦地打着哈欠回来，瞅瞅他说：“睡吧。”

两个人刚刚要脱衣服躺下，小梁子进来了，说王队长要刘指导员过去一起出去吃点夜宵。刘指导员心下明白王国田知道他们所在站前饭店里有点儿账，不好不去。他故意岔开了话题：“那人呢？”小梁子瞅了瞅王文生，很客气地说：“请你们这位新来的小同志给看着点。”

王文生赶紧穿好衣服，走进了铁皮板房。

先前进屋时，那个人一直背对着门蹲在靠墙角的地上，手腕被

一副冰凉的铜铐子铐在了那张堆放着杂物的铁床上,再加上屋里光线暗,并没有看清他的脸。现在他则转过脸来,战战兢兢地望着王文生。他头发弄得像一团蓬乱的草,脸上灰一道土一道的,看起来他有十七八岁的年纪,身上穿着一件黑色造革夹克衫,后背上划破了一道口子。

王文生坐在了门口刚才王国田坐过的那把椅子上。外面的风声小了。

屋子里泛着静寂的凉意。

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说要上厕所,王文生就将他铐在铁腿上的那只铐环打开了,牵着他往外走。他一拐一拐地跟着,看来打得不轻。

板房后面有一个简易厕所,里面四个木方桩用篱笆竹席子围着。不远处是一个施工工地,那里正在建这个城市的公共汽车总站。走进里边去,又听他说道:“政府,你不嫌臭吗?”

王文生也觉得和他蹲站在茅坑边上有些不舒服,就将牵在手里的铜铐打开了一只环扣,铐在了木桩子上。他走出来,站在外面等着。

雪,还在无声地下着,浸到脸上凉丝丝的。看来今冬这场雪会下得很大,王文生想。从车站里传来老式蒸汽机车车头的启动声,“咣嚓……咣嚓……”车轮碾动铁轨的声音清晰地传过来。有零星下夜车的旅客从那座暗旧的黄色票房子里走出来,匆匆离去。灯光处,除了夜归的旅客身影外,还能看到一两个穿铁路制服去站上上夜班的铁路工人。他们大都哈欠连天,显然是刚刚从热被窝里爬出来的。迷迷乱乱的雪花渐渐遮住了匆匆闪过的人影……不远处的施工工地上,传来吊塔机的轰鸣声,那里还灯火通明。

刘家友陪王队长和小梁子吃完饭回来了,看见黑影里站着的王文生,一愣,问:“王文生,人呢?”他一指竹席厕所:“在里面屙屎呢。”

小梁子警觉地看了他一眼，灵巧地闪身进到里面去，很快就出来说：“他跑了。”几个人走进去看，果然只有那只铜铐子还锁在木桩子上，一只铐环打开了，像个问号吊在那里当啷着。

王文生一下子傻了眼，他茫然四顾地往雪幕中的夜空望了一眼，乱舞的雪花齐刷刷嘲弄地落到他的脸上，一阵沁凉让他心底里也跟着发凉，刚才还积存的一点儿对那嫌疑犯的同情心转眼间荡然无存，如果这个时候能抓住他，他真恨不得狠揍他一顿才解恨。

“怎么办？要不你俩去工地那边，我俩去车站里找找看。”刘家友也显得难为情，不安地说。

“早跑没影了他孙子。”王队长说。

“要是跑没影了倒好了，就怕……”小梁子说了半句，看了王文生一眼住了口。

王文生像被人打了个耳光，站在那里，脸上火辣辣的。这毕竟是自己的失职，而且是刚分到派出所来当警察的第一天。因此在王队长和小梁子他们骑摩托车走后，他又主动要求到车站票房子里找找看。刘家友就同他一道去了。可是票房子里除了几个常在那里过夜的盲流子外，半个面熟的人影都没有。

两个人重新回到宿舍里已经是下半夜两点来钟了，刘家友脱掉衣服就躺下睡了，睡下之前还安慰他一句：“睡吧，别多想什么了，看跑个人也是常有的事……”刘家友很快就睡着了，并且还打起了呼噜。

而王文生则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窗外的风还时断时续地裹挟着雪花吹到窗户的玻璃上，偶尔从黑沉沉的夜里传来一两声蒸汽机车头通过时的汽笛声，在这么一个陌生的夜里，显得那么悠远、孤独、惆怅……

第二天早晨，派出所里的人陆陆续续来上班了，昨夜的雪将外面的院子里、房顶上都盖了厚厚的一层白。一早开早会时，刘指导员把王文生介绍给大家，说这是咱们所新分配来的警校生王文生。王文生规规矩矩站起身来给大家敬了礼。刘家友说时看了王文生一眼，王文生明白那一眼是什么意思，脸微微有些发红。可能是碍于他刚来，刘指导员没有提昨晚跑人的事，只是讲以后上级来所里办案子，大家都要主动配合一下。

刘指导员这话是说给林恒听的。王文生有点儿感动，散了他主动抢着拿扫帚去扫院子里的积雪。扫了一会儿，才见治安组的大李和内勤孙雪云拿着扫帚走出来扫雪，扫除了半个院子时，大李瞅了瞅院子，走过来对王文生说：“不用扫了。”王文生一愣，指着剩下的那半片院子雪说：“为什么？”大李说：“那一半是铁路派出所的卫生分担区，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嘛。”大李扯着嗓子好像故意让人听着似的说了一句，拎着扫帚回去了。王文生愣了愣，又接着挥起手里的扫帚扫下去。他的脸蛋冻得发红，可头上却冒汗了，有热腾腾的白雾从棉帽檐底下冒了出来，紫紫绕绕的。

扫着扫着，就遇见铁路警察踩着雪从侧面的黄砖房里走出来，看见王文生低头在扫雪，就有人问孙雪云：“这个人是谁？”孙雪云说：“是我们所新分来的民警王文生。”问的老警察“哦哦”了两声，跳着脚走过去说：“嗯，小伙子不错。”

铁路派出所和站前地方治安派出所同在一个院子里，铁路派出所是朝东开门的一幢黄砖房，站前派出所是朝南开门的一幢黄砖房，两幢黄砖房呈拐角形状连在一起，中间走廊上是后砌的一道

隔墙。站前派出所刚一成立时，两家曾为房子的事扯过皮。那会儿这幢面朝南的黄砖房原也是车站铁路上的。站前派出所成立后经过地方和铁路方面协商，为了工作方便，决定住进这幢黄房子，等以后建了新车站后，地方部门再出资盖派出所房子，可当时占着这幢黄砖房的铁路派出所说什么也不给倒。后来通过地方公安局找他们的铁路公安分处协调，这才给倒了。不过为了房子的事两家像结了怨，刚开始办案子互不来往。按规定，车站五十米以内，铁路沿线五米之内发生的案子归铁路派出所管，车站五十米以外，铁路沿线五米之外发生的案子归地方派出所管。可双方工作总得有个配合的问题啊。今年春天时，铁路上集中整顿站、车秩序，林恒带人抓了几个绺窃犯，一问都是铁路沿线“蹬大轮”（指在火车上绺窃作案）过来的。林恒就把人交给铁路派出所了。春季严打结束时，铁路派出所捧回了他们公安分处奖励的一面大挂钟和一面锦旗。两家这才有了走动，有了一团和气。至少表面是这个样子的。五一节时，铁路派出所在站前饭店会餐，车所长还特意把林恒和刘家友他们两位所领导找了去……孙雪云一边扫雪，一边向王文生介绍着两家的情况。孙雪云的脸蛋冻得红红的，哈出的雾气把她的眉毛都染白了，白雪中那身深蓝警服、红国徽、领章让她显得很爽气。

清理完院子里的积雪，外勤组组长老蔡就带着王文生到站上去了。

刚才在安排王文生的工作时，刘指导员对老蔡说王文生就分在你们外勤组干吧。老蔡就先带王文生到站里去熟悉一下环境。老蔡在路上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从部队转业到庆城来干警察的，原来在别的派出所干过户籍警，是前年被抽调到这个所里来的。老蔡说到这里来就不用背户口了，老蔡说他一背什么东西就头痛。站前派出所由于新成立，还没有接管户籍，所里只分成两个组，一个是治安组，一个是外勤执勤组。执勤组除了老蔡外，还有一个叫

刘铁北的民警。

他们走进候车室执勤室里时，值了一夜班的刘铁北，正哈欠连天地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往一个黑壳本子上写交接班记录。看见他们进来头也没抬。老蔡吭吭咳嗽了两声说：“这是新分咱所来的王文生，以后他和咱们一个组。”刘铁北抬起头来瞪着一双红血丝的眼睛问他：“你是警校毕业的？”王文生点点头。刘铁北把手里的笔递给他：“油漆的漆字怎么写？”王文生有点儿发愣，看看他，接过笔来，在黑壳本的那页纸的背面写下一个“漆”字。刘铁北看他漂亮的钢笔字，咂咂嘴：“不愧是大学生。”王文生就脸红了，他高考时的分数离大学录取分数就差五分。去看刘铁北本上的字，潦草得歪歪斜斜，跟他这个人似的。他身材矮小，窄长脸尖下巴，硬硬的刮得不太干净的胡茬覆盖了他半张脸。他把油漆的“漆”字写成了“柒”。他坐着的铁床下面放着几桶油漆，那是从旅客随身携带的物品中查出来没收的。屋子里散发出一股浓烈的油漆味儿。

刘铁北把执勤袖标和身上背着枪套、皮带摘下来交给老蔡，又从腰里掏出一把五四式手枪来，枪身烤漆已磨光。军人出身的老蔡很认真地验了验枪，把枪口朝下，拉开枪膛看了看，把弹夹退下，又“咔”的一声推上了。

刘铁北交完班，并没有走，而是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老蔡。

老蔡说：“刘铁北，你还不回去睡觉，还在这儿磨蹭什么？”

刘铁北说：“来新人了，中午咱还不去撮一顿？”

老蔡就虎起脸来：“你小子是不是又馋猫尿了？要喝回去喝你老婆的尿去。别净给我上眼药，所里的头儿们都不张罗，你在这儿扯什么淡！”

刘铁北嘻嘻一笑说：“你看我这不是为领导分忧解难嘛。”

说着，刘铁北冲王文生做了个鬼脸，转身离开了执勤室。门外候车室里的旅客多了起来，像苍蝇一样的嗡嗡声涌了进来。

老蔡冲着那个离去的矮个子身影摇摇头：“这个刘铁北什么都

好,就是好这口猫尿。”

从老蔡嘴里知道,其貌不扬的刘铁北曾在分局刑警队反扒分队干过,就是因为喝酒老误事被贬到站前派出所来。刘铁北家是铁路上的,父亲和爷爷都是铁路司机出身,刘铁北是从铁路上招到地方上来当警察的。

王文生觉得这个刘铁北有点儿意思。在老蔡核对床下被扣留物品的时候,王文生翻看了一下那个黑壳本执勤工作日记。老蔡的每一篇执勤日记都写得一丝不苟,整整一页。而刘铁北每日的记录则寥寥几笔,像他的人一样简单。昨晚的执勤日记是这样写的:扣留油柴(漆)四桶,有两桶是半桶。昨夜十点钟在南货场路口发现一“冻倒”,验证是一酒鬼,送路旁一小旅店醒酒云云。老蔡的字工整得像一中学生写的,大概是做户籍警时练的。

白天有十对上行、下行的旅客列车经过本站,夜里有五对。老蔡说他们虽然不用像车站派出所执勤民警一样每趟车都出去站到安全白线上接车,但在旅客进站时还是要跟到站台上检查的。他们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油田城市,许多油田上和建筑工地上的物资流失很严重,从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包中,常常能翻到一些公家的物品,诸如油漆呀,阀门水嘴呀,电缆线呀,甚至连成捆的丝绵、手套都有。特别是那些外地来的农民外包工,现在正是他们干完活返回去的季节,他们总是喜欢顺手牵羊拿回去一些公家的东西,好像公家的东西不拿白不拿。这样才肯心情愉快地回去和家里人团聚。

王文生有些笨拙地挪动着身子跟着老蔡在人群里穿行,走过检票闸口时,老蔡瞅了一眼跟在身后的王文生,对检票口上穿制服的姑娘说:“他是我们所里新来的。”检票员姑娘好奇地看了他一眼,放他过去了。

站台上立着一个精精神神戴袖标的警察。老蔡走过去给王文生介绍:“这是申警长。”

王文生规规矩矩给申警长敬了个礼。

“新来的。”

“嗯。”

王文生忽然觉得他有点儿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

列车进站了，申警长朝安全白线上走去，戴着白手套的五指并拢放到裤线中间，身体笔直像钉子一样立在那里，车轮带起的雪尘扑面袭来也纹丝不动……

出出进进站台、候车室，一天下来，老蔡问他：“怎么样？”

王文生就故意挺了挺腰板，打起精神说：“还行。”

其实他已经感到头晕眼花、腰酸腿疼了。这一天见到的晃动的面孔，比他长到二十岁见到的所有生面孔还多。他倒真有点儿佩服那个铁路警察了，身板还板得那样笔直，而且还不厌其烦地回答从车上走下来的旅客提出的各种询问。



他想起来这个申警长他是见过的，那是两年前他刚到这个城市来上警校报到。当时的情景他还记得很清楚，一走下火车，不知怎么搞的，车票不见了，他翻遍了所有的口袋也没有找到。也许是光顾得和在车上新结识的同学吴兴天说话了，把车票落在车厢里了。他无助地望着从霏霏秋雨中溜走的火车和像潮水一样向闸口上涌去的人群，不知如何是好。吴兴天是他在省城中转上车后认识的，也是来庆城警校报到的一名新生。吴兴天一拍胸脯说他会为他证明的。可是到了出站闸口上，任凭他俩怎么说，那个男检票员也不肯放他过去。吴兴天就同男检票员吵了起来，那个不耐烦的男检票员就喊来了在站内执勤的警察。

执勤的警察把他们俩带到补票室去。吴兴天进了屋试图还要争辩什么,警察表情严肃地叫他住口。吴兴天就情绪有些不平地住了声。

他叫他再找一遍。王文生又重新翻了一遍口袋,还是没有。

他满脸狐疑地盯着王文生,他看上去顶多比他们大两三岁的样子,目光却十分老练。

“你是从始发站哪里上的车?通票是多少次车?在哪里中转的?”

“伊春,车次是……301次普快……在省城中转……”王文生不知所措地看着他,尽力在大脑里搜索可以证明的东西,说他是来这里上学的学生,并不是那个男检票员说的逃票者。说着他把入学通知书从提包里找了出来拿给他看。

他接在手里翻弄着,随意问了一句:“你们上的是警校?”

“是的。”王文生点点头。

他把入学通知书还给了王文生,跟那个男检票员说了句什么放他们走了。不过在他们走出那间屋子时,他说了一句至今叫王文生记忆犹新的话:“不过当警察可不能这么马虎,更不能这么沉不住气。”说时又很不客气地看了吴兴天一眼。

出了出站口,吴兴天嘴里还嘟哝出一句:“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铁路狗子吗?等老子出来肯定比你强。”

冥冥之中好像真让吴兴天这个乌鸦嘴给说中了,王文生真的成了这个站上的一个执勤民警,而且干的还是通常让人开包检查的活,常常遭到旅客的白眼。这叫他很尴尬,一米八的个头,再戴上执勤的红袖标,往人前一站是很扎眼的。这和当初来上警校幻想将来当一名刑警的想法相去甚远。在警校临毕业前,他们在俱乐部礼堂看了一部反映旧警察生活的电影《我这一辈子》,看过之后,同学之间在私下议论,他们可都不希望将来当个只会在街头巡逻执勤的警察,窝窝囊囊的一辈子,那还不如不当这个警察呢。

王文生在警校里公安应用文成绩最好，每回考试都是班里头一名。中区分局那个去警校接毕业生的政工科长曾在教务处考察过他们各方面的情况，因此把他们几名分到中区分局来的毕业生接回来，就把他留在分局办公室帮忙了，并暗示他刑警队正缺个会写材料的内勤。让他有机会接触接触刑警队的王队长。在帮忙的那些天，他还按捺不住把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家里，说他有可能会留在分局做内勤工作。可是就在前几天下午分局刑警队分去了一名女内勤，是他们这一届的警校生丁陶洁。丁陶洁是他们这一届警校生女生中的校花，还是在警校里，他们就私下里听说丁陶洁的父亲是区政法委副书记……他没有想到丁陶洁会到刑警队来当内勤，刑警队是清一色的男生，而丁陶洁在他们在分局帮忙那些天一听到男刑警审讯犯人时说脏话都要脸红的，更没有想到丁陶洁会顶替他的位置。

站台上的风冷飕飕地吹着扫成馒头状的积雪堆，新鲜的雪堆暄腾腾的，卷起的雪尘在光滑的水泥格子地面流沙一样奔跑着……站台南侧有两棵很粗的老榆树，龟裂的树皮落着厚厚的煤烟尘，黑黑的树干弯曲着伸向天空。

刚一见到申警长时，王文生很想向他提起两年前那件事，他毕竟没有罚他重新补票。可是一看他一本正经的严肃面孔，王文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没认出来自己吗？或许他早忘记了这件事。

倒是他们所站内执勤的老白，自来熟地与他套近乎。

“你知道这个车站原来叫什么名字吗？”

王文生摇摇头。

“叫萨尔图车站，原来只是个四等小站。”

“萨尔图？什么意思？”

老白卖弄地用戴着白手套的手指在雪堆上写下了“萨尔图”三个字，又用鞋底擦去了。

“萨尔图车站是俄国人修中东铁路时起的站名，满语的意思是

多风沙的地方。不过还有一种解释,蒙语的意思是月亮升起的地方。”

“月亮升起的地方?”

“是的,你不会想到这么寒冷荒凉的地方会有这么浪漫的站名吧?”

老白有五十岁左右的年纪,头发有一半都白了,中等的胖身躯,腹部略略前凸。不过警服领口上的风纪扣却扣得一丝不苟。老白说他是铁路上的老人了,这个站成立车站派出所之前他就在这里做铁路警察了。老白的家在邻站的安达铁路家属区,白天坐火车来,晚上再坐火车回去。他说他刚来站上当站警那会儿,连站长加上道班员再加上他总共才四个人。站内那两棵老榆树估计是老毛子建这个小站时飘落的树种子长出来的,差不多有八九十年的年轮了。这里的每一颗道钉他都十分熟悉。老白说这话时鼓着一双缺少睡眠的眼泡望着王文生,显然有点儿倚老卖老的意思。老白现在的职务是车站派出所的副所长。

老白领着他朝站里各处转转。站内的北头是机务段的圆形黄信号楼,翻过一站台的两道铁轨,穿过两个红绿信号灯,往西边走去,在两道掰开的道岔弯道处,停着一辆黑色老式蒸汽机车头,车头前边的红牌子上写着“东方红号”,大灯下是一幅毛泽东的头像,已经很旧了,红色的漆掉了不少。

远远地看,一个人影蹲在那儿,走近才看清是一位老人,他正俯身弓腰在那两只巨大的车轮之间,手里拿着一把笤帚在打扫车身上的积雪。听见脚步声他也没有回过头来,他的动作有些迟缓,从背影上看去,他瘦瘦的身躯,背已经驼了,稀疏的头发都花白了。

“老刘头,我一看就是你。”老白走近了,大声地说道。

老人缓缓地转过头来,看了走近前来的人一眼。这是一张古铜色的脸,脸上的皱纹深深地延伸到他脖子上的领口处,他穿着一件黑旧劳动布面条杠棉工服,上衣兜处还能辨清“齐铁”字样。不

过他的目光还很明亮，有着这样一双明亮眼睛的老人让王文生很少见。

“它已经报废退役了，你还弄它干什么？”

一丝微微的抖动从老人脸上两道皱纹间轻轻掠过，他好像没有听见老白在说什么，默默地转回身去，又爬到车身上去清扫起来。

“我要是你，就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抱孙子去。”

老白摇摇头，他们走开了。

一声汽笛声，一列油罐车开进了站内4号铁道线内，缓缓地停下了。机车底下放出一阵白白的水汽来，弥漫了机车头。“哧”的一声停了，司机从白汽笼罩的车头上跳下来，这是一个高个子有些水蛇腰的司机，三十四五岁，四方脸膛，密实的络腮胡子有几天没刮了，他脸上和身上被煤灰和机油蹭得黑黑的，肩上背着一个帆布兜子，带着一身的疲惫和倦意从枕木间走过来。

“郭大胡子，跑车回来啦。”老白同他打招呼。

他一从驾驶室下来，就看见了老白，走近了大咧咧说道：“一起去喝一杯怎么样？”

“我白班。”老白说。

他有点儿失望：“他是谁？”

“站前派出所新来的小王。”

他看了王文生一眼，然后跳过一个枕木，轻声哼唱了一句什么，走上了月台去。看起来跑完车回来好像让这个火车司机释放完什么轻松下来。

他俩在月台上碰上了刘铁北，他休白班，正着便装站在那里同车站计划调度员温金山说着话。温金山看见郭司机走过去，朝他背影盯看了一会儿。这个人有三十岁左右，嘴里叼着烟，眼睛细眯着。

在车站上除了站长就是调度员最有权了，什么调拨车皮啦，做